

痴人之爱

〔日〕谷崎润一郎 著

郭来舜 戴璨之 译



痴人之爱

〔日〕谷崎润一郎

郭来舜 译
戴璨之

陕西人民出版社

根据新潮文库 1978 年版《痴人の爱》译出

痴人之爱

〔日〕谷崎润一郎

郭来舜 戴之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50 千字

1988 年 5 月第 1 版 198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0

ISBN 7-224-00337-9/I·86

定价：2.40 元

“恶之花”的悲剧

——评唯美派文学名著《痴人之爱》

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现代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他们由古代崇拜与模仿中国大陆文明转而变成近代崇拜与模仿西洋文明，以求迅速富国强兵，赶上世界先进潮流。日本的所谓“脱亚论”即发端于此。这种国家社会方向的转变自然对国民大众的心态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咖啡馆与舞厅越来越多，欧化风气盛极一时。日本唯美派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名著《痴人之爱》写的即是这一时代背景下展开的故事。

男主人公河合让治与女主人公纳奥米的畸形恋爱实际上只是一场悲剧。让治为人纯朴忠厚，却有着固执的崇洋癖好，真是既愚且痴。他没机会接近白种西洋女人，便挑了一个在日本人中显得“洋气”的女孩儿纳奥米，对她精心培养，使之越发“洋气”，来满足自己的嗜好，结果培养出来的是个恶魔，他自己倒成了俘虏与牺牲品。让治的心理实际上是扭曲与变态的，他一心崇拜纳奥米那“洋气”的躯体，乃至丑态百出，令人作呕；他更加盲目地崇拜白种女人，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比如流亡的俄国伯爵夫人身上的狐臭，

别人难以忍受，他却当成令人陶醉的甘美的“香气”。尽管纳奥米屡次欺骗他、背弃他，他却逆来顺受，依然一心眷恋着纳奥米，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作者谷崎润一郎看来，让治的这种愚蠢行为倒是一种古朴的美德，作者在成名作《纹身》的开头处曾这样写道：“那个时候，人们还有着所谓‘愚’的高贵品德，世间尚不象今日这样激烈地相互倾轧。”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立场与见解，面对大正年间日本社会的迅速变化，他在慨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痴人之爱》的女主人公纳奥米是个集“恶”与“美”于一身的人物。“恶”是指她的道德节操，“美”是指她的躯体，两者的结合形成了她这朵漂亮的“恶之花”。她本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由于让治的偶然“发现”与“栽培”，才得以上升到中流社会。她学习钢琴、唱歌，这些艺术修养却未能陶冶她的情操，反而给她结交恶少们创造了机会；对让治的恩情，她不思图报，反倒越来越觉得让治这既愚且痴的人满足不了她那膨胀的虚荣心，因而几次背叛让治，堕落为一个满嘴谎言的女人。纳奥米由一个清纯无垢的少女堕落成“恶”女人，是个令人痛心的悲剧，而导致悲剧产生的原因绝不仅是她的虚荣心，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原因，那便是日本社会对女性的歧视。男人视女性为玩物、为奴仆，女性缺乏独立性，只能依附于男人，这是日本社会历时久远的传统。让治对纳奥米所施的一些“善举”，也无非是把自己的玩偶打扮得更漂亮一些，使之更为赏心悦目而已。纳奥米背叛他，实在是他咎由自取。

需要指出，让治为了一个身躯漂亮、灵魂空虚的“玩

偶”不惜委屈求全、丑态百出，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心理所导致的结果。作者对此种病态心理并未进行批判，而是将之作为“愚”德来赞许，这便是唯美派文学的症结所在。无论是让治，还是纳奥米，都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欧化风气所造成的心理扭曲与变态的悲剧人物，他们以盲目崇拜为时尚，学得一些西洋文明的皮毛便自鸣得意，~~实际上却已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根基，终于陷淤泥而不能自拔，这实在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谷崎润一郎的创作旺盛时期，恰逢日本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盛极一时。他始终对自然主义持否定态度，坚持用唯美主义去对抗自然主义思潮，并以其丰富的创作在日本文学史上为自己确立一席独特的地位。其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从明治四十三年到大正六年（1910—1917），一心追求美的表现，着重表现女性美，如《纹身》、《麒麟》等；第二阶段是大正六年到大正末年（1917—1925），创作中主观意识增强，从感性转向理性，如《小小王国》、《恋母记》等；第三阶段是昭和年间（1926— ），在作品里追求纯日本式的美，力图表现古典风格，如《春琴抄》等。小说《痴人之爱》是作者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时期的作品，当时正是关东大地震之后，作者移居京都，受京都、奈良等地保存的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的思想与追求有了较大改变。小说女主人公纳奥米的人物原型是一位艺名叫叶山三千山的女演员，作者同自然主义描写身边琐事的创作原则针锋相对，不拘泥于生活中的人物原型，而是利用这一素材全面进行艺术加工，精心构思，通过情节安排和语言锤炼塑

造出两个具有艺术性与典型性的主要人物形象。这在自然主义泛滥的当时，可说是独标一格，饶有新意。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写，语言诙谐幽默，读者可以从主人公娓娓道来的自叙中领悟到作者的真意。这种独白式手法增强了故事情节的可信性，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容易引起读者共鸣，而与当时自然主义写真实的“自我小说”大异其趣。

谷崎润一郎作为一个唯美派作家曾一心追求表现病态的女性美与古典美，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影响。谷崎与当时日本文学界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他没有勇气攻击旧制度，不能象岛崎藤村写《破戒》那样去揭露旧制度的弊端，而是躲在唯美主义的盾牌后面，慨叹着社会变革使人们失去了大愚之德。谷崎推崇艺术至上，极力表现浪漫的、古典的“美”，因而大多数作品远远地脱离了社会现实。《痴人之爱》与《小小王国》等小说，在作者的众多作品中尚属较具现实意义，能够切中时弊的作品。

《痴人之爱》创作于1924年至1925年间。此小说当时曾在报刊上连载，反响甚大，乃至有“纳奥米主义”一词出现并流行一时。小说之所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显然同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密切关系，作者隐约含蓄地批评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盲目崇洋这一副产品，同时也流露出对传统失落的怅惘情绪。

当然，今日的日本社会同大正年间相比已是面目全非，唯有日本人的崇洋风尚却是日甚一日，有增无已，这大概也是《痴人之爱》这本名著至今仍然受日本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我们现将这本小说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大家读后倘能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译者便于愿足矣。

郭 来 舜

1987年9月

于深圳大学云鹤楼

U37041

—

我们这样的夫妻，在世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下面我就尽量正直坦率、实事求是地将这种情况写出来。它对于我本人是一部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录，对各位读者一定也会有某种参考价值。尤其在当今，日本在国际上的往来逐渐增多，本国人与外国人交际频繁，各种主义和思潮纷纷涌入，男人自不必说，就连女人也都争先恐后地赶起时髦来。我们这种夫妻关系虽说至今尚无先例，但在目前的时尚之下，恐怕会有人不知不觉步我们的后尘。

回想起来，我们夫妻从一开始就不同一般。初次见到我现在的这个妻子，大约是八年前，不过具体的日子记不起来了。总之，那时她还在浅草雷门附近一个名叫钻石咖啡店的铺子里当女招待，虚岁才十五。所以我刚刚认识她那会儿；她还是那个刚到咖啡店来做工的不起眼的新手，并不是正式的女招待，而是一名见习生。咳，说起来她还只不过是个当招待的苗子而已。

那时我已二十八岁。为什么看上了这样一个孩子，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大概是因为一开始就对那孩子的名字产生了好感的缘故。大家都叫她“阿直”，可有一次我打听到她的真名叫奈绪美。“奈绪美”这个名字不错，它使我感到非常好奇，如果同拼音字母拼写成 NAOMI，简直就象个西洋人。最初我就是这样想的，以后便渐渐开始注意起她来。说

也奇怪，名字一洋气，就觉得她长得也有点象西洋人，而且看上去显得非常聪明，所以我才产生了这种想法：让她在这种地方当女招待实在可借了。

实际上纳奥米的长相（预先声明一下，以下我将按发音写她的名字，不这样写总觉得体会不出它的洋味儿）与电影女明星玛丽·皮克弗多有相似之处，的确带点洋味儿。这绝不是我情人眼里出西施，即便是现在，她已经成了我的妻子，可还有许多人这么说，可见这无疑是事实。而且她不仅相貌似洋人，脱光了衣服一看，那体形更带洋味儿。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对她的了解并不这么深。只不过从她那穿着得体的和服来朦朦胧胧地想象着：既然有这种相貌，那么手脚也一定长得不坏。

不是亲生父母或亲姐妹，大概很难理解一个十五六岁少女的心情。所以要问咖啡店时期的纳奥米是什么性格，我似乎也说不上。即便是纳奥米自己，恐怕也只能说“那时一切都象做梦一样过去了”而已。不过，若是说亲身感受，我倒觉得她似乎是个忧郁而不爱讲话的孩子。她脸色有些发青，就象把几块无色透明的玻璃板重叠在一起那样，显出一种深沉的色调，看上去并不健康。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她初来乍到，不象其他女招待一样涂脂抹粉，也没有什么熟识的客人和朋友，总是悄悄地躲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地拼命干活的缘故。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看上去显得很聪明。

在此，我有必要说明一下自己的经历。当时我是某电器公司的技师，月薪150元。我出生在栃木县的宇都宫，在家乡读完初中便上东京进了藏前的工业技校，技校毕业后

不久便当了技师。除了星期天，每天都从芝口的住处去大井町的公司上班。

我一个人租了间房子，由于月薪 150 元，生活是相当宽裕的。再者，我虽是长子，但无须给家乡的父 母 和 兄 弟寄钱。因为家里经营大农场，父亲虽不在了，但年迈的母亲和忠实的叔父、婶子料理一切事务，完全不用我操心。可是，我也并没有因此而染上吃喝嫖赌的恶习，大致算得上是个模范的公务员——俭朴、认真，平庸的近乎呆板，每天兢兢业业地工作，没有丝毫的牢骚与不满。我当时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说起“河合让治”，公司里甚至有“君子”的美称。

谈到我的娱乐，顶多也就是傍晚时去看看电影，或是到银座大街散步，偶而豁出钱来去趟帝国剧院。不过，我是个未婚青年，对接触年轻的女性不会不感兴趣。我本是个乡下佬，不善交际，和异性没有一点儿来往，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当上了“君子”的吧。然而这个“君子”只是表面现象，在心中却毫不放松，无论是走在街上，或是每天早晨乘电车时都时刻在注意着女人。正是这个时候，纳奥米偶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但是，当时我并非认为没有比纳奥米更漂亮的美人儿。不言而喻，在电车中，在帝国剧院的走廊里，在银座大街上，与我擦肩而过的姑娘们中，有不少人比纳奥米还漂亮。纳奥米是否能出落得更标致，这是将来的事。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今后的道路既令人充满希望，又使人感到忧虑。所以我最初的计划是：把这孩子领出来，自己照顾她。如果有前途，就让她好好受教育，娶她为妻也未尝不可。我曾经想到过

这一步，一方面是出于对她的同情，而另一方面是想使我自己那过分平庸单调的生活多少发生一点变化。说实话，长年累月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我已经足够了，我早就想给这种没有乐趣的生活增加一点色彩和温暖。为此，要是住在一所独立的住宅里，请一名女佣，让她布置房间、养养花草，在阳光充沛的阳台上挂上鸟笼，准备饭菜，搞搞卫生什么的，不是很好吗？如果纳奥米来了，她就既能干女佣的活儿，又能充当小鸟的角色。当时，我有这种打算。

一定有人问：仅仅为了这个，怎么不娶门象样的亲，建立起正式的家庭呢？说到底，这是因为那时我还没有结婚的勇气。关于这一点，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说明。我算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不喜欢、也不会做出格的事。然而奇怪的是我对结婚一事却有着相当激进、非常时新的看法。提起“结婚”两字，人们一般都讲究把婚事办得郑重其事、仪礼周全。首先要有人牵线，不露声色地试探两方的意思，接着是“相亲”。相亲之后如果双方没有什么异议，再正式请媒人，交换定婚礼物，把陪嫁送至婆家。陪嫁有五担、七担、十三担各不等，然后是新娘出嫁、新婚旅行、回娘家……，要履行一套非常繁琐的程序。对此我觉得很讨厌。我想，如果自己结婚，就要采取更简单、更自由的形式。

那时节，如果我想结婚的话，大概不乏应选者。虽说是农民出身，但体格健壮、品行端正。这样说或许会使人觉得可笑，作为男子汉，我的风度并不亚于一般人，而且在公司的影响也不错，无论是谁，大概都会愿意帮我这个忙的。但实际上因为我不喜欢让人帮这个忙，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了。即使再漂亮的美人儿，通过一两次相亲也不可能互相了解对

方的脾气和性格，顶多说上一句“好吧，既然这样”或是“相当漂亮”之类的话。凭着这一时的印象来决定自己一生的伴侣，我才不会干这种傻事呢。看起来，把纳奥米这样的少女领回家，一点点地看着她成长，若是中意，便娶她为妻，这种方法最妥当。因为我并不想娶一位有钱人家的小姐，或是受过教育的才女，能照我想的那样做就非常知足了。

而且我还觉得，把一位少女当作朋友，以轻松开朗的心情，象做游戏似地朝夕相处在一所独立的房子里，时刻注视着她的发育成长，这与组成正式的家庭不同，似乎别有一番情趣。也就是说，我和纳奥米一起玩小孩子的过家家游戏，没有“成家”这层复杂的含义，而是过悠闲简朴的日子，这就是我的愿望。实际上，在当今的日本“家庭”中，什么衣柜、长火盆和座垫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主人、太太和女佣的责任分得一清二楚；与近邻亲戚的关系不和谐等等，不仅为此需付出额外的花费，而且使能够轻易解决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对于年轻的公务员来说，这决非愉快的好事。我相信我的计划在这方面倒确是一个好主意。

记得把这种打算告诉纳奥米大约是在认识她两个月以后。在那以前，我一有时间就去钻石咖啡馆，尽量找机会亲近她。纳奥米非常喜欢看电影，所以一到假日就和我一起去公园的电影院，回来的路上去一家小小的西餐店或是面馆吃一顿。沉默寡言的纳奥米即使在这种场合也很少开口，一般总是绷着脸，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觉得没趣儿。尽管如此，我邀请她时，她却从不拒绝，而是痛快她表示“好，可以去”，无论到哪儿都跟着去。

虽然搞不清她到底认为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跟我去，但我想象得到，她还是个真正的孩子，不愿用怀疑的目光去看一个男人。大概只是出于一种极其单纯、天真的想法，认为这个“叔叔”带自己去喜欢的地方，经常请自己吃饭，所以才和他一起去玩的。而我在当时对她全然没有非份之心，只希望把我当作她的朋友、和善亲切的“叔叔”，也就满足了。并且不让她看出我有更长远的打算。一想起那时尤如朦胧梦境般的岁月，至今都觉得当时如同生活在童话世界里一样，真想再过一次那种纯洁无邪的日子。

“怎么样？纳奥米，看得清吗？”每当小电影院满员，俩人只能站在后面看时，我经常这样问。

“不，一点儿都看不见。”纳奥米说着，拼命伸长了脖子，想从前面观众头与头的缝隙看到银幕。

“这样你还是看不见，就坐到这根木头上，抓住我的肩膀看吧。”说着，我从下面托她一把，让她坐在高高扶手的横木上。

她悬垂着两条腿，一手扶着我的肩膀，屏息凝神地注视着银幕。

“好看吗？”每当我这样问，她只是回答一句“好看”，从没有兴奋得手舞足蹈的时候。这时，她就象只聪明的小狗倾听着远方的动静，不声不响地睁大她那智慧的双眼欣赏着电影，从这种表情不难看出她是多么喜欢看电影呀。

“纳奥米，饿了吧？”当我这样问时，有时她会回答说：“不，我什么都不想吃。”不过，当她真饿的时候，总是不客气地说“是饿了”。问她想吃什么，她也坦率地回答自己想吃的东西，或是西餐，或是面条。

二

“纳奥米，你长得很象玛丽·皮克弗多。”一天晚上，看完这位女演员主演的影片，回家的路上来到一间西餐馆时，提起了这件事。

“是吗？”纳奥米说，她并没有表现出愉快的神情，只是望着我，似乎对我突然说出这种话感到不可理解。

“你大概不以为然吧。”我又问了一遍。

“象不象她，我不知道，不过大家都说我象混血儿。”她板着脸回答。

“可不是吗。首先，你的名字就怪。是谁给你起了个纳奥米这么洋气的名字？”

“不知道谁起的。”

“是你爸爸还是你妈妈，——”

“是谁呢？——”

“那，你爸爸是做什么事的？”

“爸爸已经不在了。”

“妈妈呢？”

“妈妈还在，不过……”

“有没有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有的是。哥哥、姐姐、妹妹……”

自那以后，我们也经常谈起这个话题。不过，每当问起她的家庭情况时，她总是不大愉快地敷衍搪塞过去。我们一

起玩的时候，一般都是前一天约好时间，在公园的椅子上或观音殿前见面。她从不迟到或失约。有时我因事去晚了，担心她等的的时间太长，或许已经回去了，但到那里一看，她还规规矩矩地等着呢，看到我的身影，便蓦地站起来，径直朝这边走来。

“对不起，纳奥米。你等了很长时间吧。”我说。“是啊，等你来着。”她只说这么一句，看上去既没有不满，也不生气。有时约好在长椅上等着的，但是突然下起雨来。我想着，她会怎样呢？跑去一看，她正蹲在池边那个不知供哪位菩萨的小庙的庙檐下等着我呢。这种情景真是令人感动不已。

那时她常穿着看来象姐姐穿剩的旧丝绸衣服，系着薄织锦的带子，头发也梳成日本式的桃子髻，脸上淡淡地搽上一点粉，总是穿着一双打着补丁，正合她那双小脚的式样美观的白袜子。我问她为什么只在假日才梳日本式发髻，她仍然不解释清楚，只是说“家里人让这样做的”。

“今天晚上太迟了，把你送到家门口吧。”我有时这样说。

“不用，马上就到了，我一个人能回去。”来到花圃的一角时，纳奥米肯定会说声“再见”，便吧嗒吧嗒地跑进千束町的小胡同里。

是的，没有必要一一记下当时发生的事情。不过记得有一次，曾和她推心置腹地谈了一回话。那大概是乍暖还寒的四月末的一个夜晚，春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那天晚上咖啡店正好不忙，非常清静。我久久地坐在桌边，一点点地喝着酒。——这样一说，好象我有多么大的酒量似的，其实我

酒量甚小。为了消磨时间，我要了女人喝的甜鸡尾酒，一小口一小口抿着。这时，纳奥米端菜来了。

“纳奥米，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带着一点醉意说。

“干什么？”说着，纳奥米象大人似地在我身边坐下，看到我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马上擦着火柴。

“怎么样？聊一会儿行吧。今天晚上看样子不太忙嘛。”

“是啊，很少象今天这样。”

“总那么忙吗？”

“忙啊，从早到晚。连看书的时间都没有。”

“这么说，你喜欢看书啰。”

“是的，喜欢。”

“你到底看什么书呢？”

“看各种杂志，什么都喜欢看。”

“实在佩服。既然这么想读书，去女子学校上学就好了。”我故意这么说。再观察一下纳奥米的表情，看来她可能生气了，板着脸凝视着空中，眼睛里分明流露出一种悲楚、忧郁的神情。

“怎么样？纳奥米，真的想学习吗？如果你有意，我也可以帮你去读书。”

听了这话，她还是不作声。我又用宽慰的口气对她说：

“嗯？纳奥米，别沉默了，说句话吧。你想干什么，想学点什么？”

“我想学英语。”

“嗯，英语和……就是英语？”

“还想学音乐。”